

# 不朽的人

---

著 曼斯洛葛·俄  
譯 陵 林

★ 世界文學名著譯叢 ★

---

文光書店印行

## 序

當愛自由的人民集合起來反抗歷史上最反動的勢力——德國法西斯主義的時候，我們看到那些從事於把民衆意識鑄鐫在民主和真正愛國主義的精神中間，在兄弟般的精誠團結和對人類理性與自由勞動的尊崇中間底工作的絕對重要性。

這些崇高的和眞實的人類思想已經在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獲得其最完滿和堅實的表現了。這說明了蘇聯人民的那種大無畏的勇敢和兄弟般的友愛底結合是能忍耐戰爭的嚴酷試驗，縱然蘇聯已經單獨抵抗了德國法西斯的進攻達一年以上，縱然一大片蘇聯國土已經被侵略者所佔領，然而蘇聯人民在鬥爭中所表現的勇敢以及他們對於最後勝利的信心卻是每天在增長着。

華西里·葛洛斯基的小說「不朽的人民」顯示了這種勇敢和信心的結合以及二十五年來蘇維埃政權給與我國人民的教育。



具有一種人的自由理性所沒有的卑辱東西。一國政府若果能對這種中間感受

蘇俄與葛洛斯基的主題是兩種力量的鬥爭，一邊是帶着墮落或貪婪的鼠類底本人性的，這種本性激發着侵略者的法西斯軍隊；另一邊是蘇維埃人民理性的崇高精神，一種理性的力量，使人們可能去理解在這次解放戰爭中所運用的歷史進化底全力學法則，使我們可能去預見到未來，因此堅強地和不屈地去關關到勝利的道路。五、蘇俄的由來與統一。蘇俄的由來與統一。蘇俄的由來與統一。

實地。葛洛斯基用具體的例子顯示我們即使在最困難最不利的环境下怎樣去開關到勝利之路。這小說的題材是在沙馬林將軍指揮下一支軍隊所進行的二次戰鬥的史實，這次特殊的戰鬥並不是一個孤立的插曲。葛洛斯基從一個別的例子中顯示我們，一支軍隊，如果它的士兵與指揮官能理解他們特殊的任務乃是總的計劃中間的一部分，而且必須配合着歷史發展的法則，那末它的在純粹軍事立場上將獲得怎樣輝煌的戰果。在蘇聯英雄史密爾寧洛夫少校指揮下的十個人所實踐的這次戰鬥的成功，乃是由於這樣的事實，即在危急的時機中，每個人員以每個指揮

官都是配合着這種崇高的理解精神去行動。巴巴章陽的一營人，雖然在敵人包圍之中，然而受了政治工作者波加列夫的意志與思想底感召，並不感到他們是被包圍或被擊敗了。每一個人都覺得巴巴章陽這營是被派到敵人戰線背後來的一個正規單位，也們的責任是從背後盡可能的給敵人以有效的打擊。團的指揮密爾察洛夫少校，一個極端勇敢的人，然而却不以他個人的勇敢去代替他組織與計劃的才能，因為這種自制和冷靜乃是一個指揮官在任何戰鬥的危急時機中所必需的，他實感到蘇維埃政權在平時或戰時所教訓他的一切，都集中在他的意識上，彷彿光線集中在透視鏡的焦點上一般。戰爭底嚴峻的要求，走向勝利的悠長途中要保全一個極小部分底責任感，在這個輝煌的蘇維埃人物的創造上，把他一切游移不定，馬馬虎虎和無頭無腦的渣滓都肅清了。密爾察洛夫並沒有變成一個新的「人」，他只是變成他真實的自己，變成一個他所願望的自己——一個由蘇維埃政權所飼育和型成的人。

從密爾察洛夫身上，葛洛士曼顯示我們，一個指揮官是怎樣在戰爭中間忍受

試驗，怎樣發展和發現他自己。從伊格那季亦夫身上，作者顯示我們一個在行伍

中的紅軍士兵底同樣過程。——

農民伊格那季亦夫是一個強壯的，好性情的人，一個精巧的工人，也許有點

小聰明。他也是並不一下子就發現他真正的地位和真實的自己的。

但是伊格那季亦夫是充滿着對於他自己崗位上工作的最高責任感，充滿着對

同志們底骨肉的友愛。在紅軍士兵中間，我們看到怒涌着各種性格特質的花朵。

這些花朵的種子埋植在他們身上，乃是由於自由人民的勞動，由於人們對於其自

身已祖國的熱愛。由於這十五年來蘇維埃政權在他們身上培養出來的對祖國偉大的

愛。對於敵人的仇恨。對於那些墜落下來的蝗羣的仇恨。對於勝利的意志。不僅

是當他看到了法西斯侵略者帶來蹂躪和殘暴行爲時，才使伊格那季亦夫意識上成熟

起來的。當他看德國人在蘇維埃村莊中居留下來，休息着，閒談着，過着懶惰

地主的午活，伊格那季亦夫的覺醒，和發現他真實自己的時機就在那時已經到來

了，而當他看到了那些野獸們掠奪着人們勞力所創造的財富時，這就使伊格那季亦夫平時和戰時所受的教育上，更加上最後一筆的潤飾。

葛洛斯曼這本小說底基本概念，主導思想和他的目的是表現在三個主人翁的命運上：波加列夫，伊格那季亦夫和密爾察洛夫。波加列夫，這個政治工作者，哲學家 and 唯物論者，作爲蘇維埃紅軍的士兵與指揮官的領導者和教育者，這並不是偶然的事情。有一條堅強不可割裂的繩子把全體的蘇維埃人民和他們國家的領袖們以及和蘇維埃國家所表現的意識和思想連結在一起，這就是我們看到表現在波加列夫和伊格那季亦夫的關係上以及波加列夫和密爾察洛夫的關係上的例子。

葛洛斯曼對於紅軍和全體蘇維埃人民作了一個極詳盡和生動的描寫，這說明了在殘忍和危險的敵人面前是在展開着一條堅強的戰線。

所有這一切不同的，各色各樣的人——戰士，指揮官，軍隊首長們，普通的老百姓，大家都是一般地被一個對於勝利單純願望，單純意志所鼓舞着。





「不，不是德國人。」

顯着於是，也像往常在這種情形之下一樣，發出了戰地的鳥語：

「我們的，我們的，何處是我的頭盔？一面惡毒的旗來。人階階盡許許盡許

「一羣飛機橫斷公路飛過去，這就是說，它們是我們的；德國飛機通常看見了縱

笑隊，總要轉個身兒採取和道路平行的路線。」——我面前面中線與我相

面下個強大的拖車在村街上滯重的拖着大炮。在刷得白白的小村舍之間，在種着像

只毛髮蓬鬆的金球似的大在落日的餘輝之中燃燒着的紅色芍藥的村莊式小庭園之

中間，在坐在土堡上的婦人和白鬚鬚老人之間，在牛叫和花狗吠聲之間，在黃昏靜

謐的村子裏浮動着的大砲，看來有些奇怪和異常。靜靜着與我相鄰的大砲

一在橋小橋旁邊停着一輛輕便汽車，等候大炮的過去。這座小橋由於可怕

的，它所不慣的重壓，發出呻吟聲。看來似乎慣於這樣停車的汽車夫，帶着微笑

在打量那位用頭盔喝水的戰鬥員。坐在他旁邊的營委員時時向前看望——能否看

到縱隊的尾巴。

宗美說：「波加列夫同志，」汽車天帶着烏克蘭的口音說道，「或許我們就在這裏過  
且夜吧，否則天快要黑下來了。」  
「這會如何，」宗美說，「這裏是森林，天黑得可怕，  
即齊科營委員（註一）搖搖頭。齊科，不禁推促前頭幾盞燈，齊科說：「這裏是  
天黑，」必得趕一趕了，「他說：「我必須到司令部去。」宗美不聽，前頭齊科一  
齊科說：「這種路，裏反正是走不過的，否則要在樹林裏過夜了。」汽車夫說：「今  
不聽，齊科委員笑起來了：「出平路開路。要開出小空是齊科開口刺，刺以齊科  
夫的主意怎麼，還想喝牛奶嗎？」而很開的說：「開工到宗美文到齊科裏，坐  
齊科說：「那有什麼呢？不是很明白嗎，喝點牛奶，吃點油煎馬鈴薯。」  
齊科說：「還要吃什麼呢？」營委員說：「夫去開燈，而宗美說：「夫去開燈，夫去  
齊科說：「難道沒有嗎？」汽車夫帶着快樂的興奮說：「夫去開燈。」  
齊科說：「過三個鐘頭我們一定要到司令部，無論路是怎樣難走，無論天是怎樣黑  
齊科說：「一會汽車便開到橋上去了。白頭的小孩子們跟在車子後面跑。」

「叔叔，叔叔，」他們喊道，「拿點黃瓜去，拿點番茄去，拿點梨子去，」他們把黃瓜和還沒有成熟的挺硬的梨子拋進半開着的汽車窗裏。

波加列夫向孩子們揮揮手，覺得在他的胸膛裏拂過一陣感動的寒冷。他看着村童們怎樣送別退却的紅軍，他不能不同時有痛苦和甜蜜的感覺。

謝爾蓋·亞力山大洛維赤·波加列夫在開戰前是莫斯科某大學演講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教授。研究的工作使他發生興趣，他竭力減少演講的時間；波加列夫的主要興趣是在於他在兩年之前所開始的研究。他工作完畢之後回到家裏，坐下吃晚飯，他從皮包裏拿出手稿閱讀。妻問他小菜是否合他的口味，鹹炒雞蛋是否夠吃，他答非所問；她生氣，她笑話，他卻對她說：「你可知道，麗莎，我今天經驗到真正的愉快——讀了幾封馬克思寫給拉法爾格的信，是不久之前剛從一個舊檔卷裏掏出來的。」她聽着，不禁對於他的興趣和激動發生興趣。她愛他並且以他驕傲。她知道，同志們多麼尊敬他，懷着多麼的欽佩談論他天賦的清白完美的純潔無疵。

現在謝爾蓋·亞力山大洛維赤·波加列夫擔任前線政治管理局敵工部代理部長。他有時想起大學裏手稿保藏所的涼快的大廳，滿堆着文稿的桌子，燈罩下面的燈泡，圖書館主任把流動梯子從這隻書架推到那隻書架時梯輪所發出的軋軋之聲，有時他的腦海裏泛浮出他還沒有寫完的著作中的個別的句子，並且對於這樣生動地和熱烈地激動他的問題，加以思索。

汽車在前線道路上奔馳着。有灰暗的瓦色的塵埃，有色的淡灰色的塵埃，由於這種塵埃，面孔都顯得死沉沉的了；塵埃之霧籠罩在前線道路的上空。這些塵埃是幾十萬雙紅軍的靴子所揚起的，是載重車的輪子、坦克車的齒輪、曳引車、大炮、羊和豬的小蹄，集體農場的馬羣、大羣的乳牛、集體農場的曳引機、軋軋作聲響的難民們的小車子，集體農場工作隊員的草鞋以及從波勃魯伊斯克、莫愁里、十洛賓、歇畢多夫卡，別爾其赤夫退出來的姑娘們的鞋子所揚起的。塵埃籠罩在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上空，塵埃在蘇維埃土地的上空結成一團一團的球。夜裏，陰暗的八月天被村莊大火的兇惡的紅暈照耀得發出赤紫色。飛機

炸彈炸裂的沉重之聲在陰暗的橡樹和松林上，在搖曳的柳樹林上滾過去，綠色的和紅色的飛彈繞着天際厚重的絨布，高射炮彈的炸裂像白色的火花似的爆發着，滿載着地雷炸彈的「亨克爾」(註二)在極高的黑暗中辛酸地吼叫着，似乎它們壓托的聲音是在說：「運——送，運——送」。村莊和部落裏的老人，老婦，孩子送別退却的戰士，對他們說：「親愛的，喝點牛奶去，吃點奶酪，拿點包子去，兒呀……帶點小黃瓜在路上吃吃。」老婦們的眼睛哭着，哭着，在成千成萬滿是塵灰的、嚴峻的、疲乏的面孔中尋找自己兒子的面孔。老婦們拿着包有禮物的白色包裹伸過去，懇求着說：「拿去吧，拿去吧，親愛的，你們都在我的心裏，像親生的兒女一樣。」

德軍從西方開過來。德軍坦克車上畫着骷髏和交叉的骨頭，紅綠色的蛟龍，狼頭和狐尾，長角的鹿頭。每一個德兵的口袋裡都放着被征服的巴黎的、被破毀的華沙的、被羞辱的凡爾登的、被焚毀的伯爾格來德的、被掠奪的布魯塞爾的和阿姆斯特丹的、奧斯陸和那爾維克的、雅典和琴尼亞的照片。在每一個軍官的紙

夾裏都有蓄着前髮和鬚髮的、穿着寬大的條子寢褲的德國少女和婦人的照片。每一個軍官身上都有「身符」——金鈴、珊瑚線、黃珠子眼睛的布人。每一個人的口袋裏都有德德軍事會話手冊，裏面都是這樣普通的句子：「兩手舉起！」「站住，不要動！」「槍在什麼地方？」「投降！」每一個德國兵士都學會：「尼（牛）奶，一米（麵）包」，「提（雞）子」，「各各（可可）」，「嘖。嘖（槍聲）」和「拿來拿來。」他們從西方開來。

幾千萬人從清明的奧卡河和寬廣的伏爾加河、從黃色嚴峻的卡馬河和翻泡的伊爾德斯河、從哥薩赫斯坦的草原、從頓巴斯和克爾樞、從阿斯特拉罕和佛羅因瓦起來迎戰他們。人民起來保衛，幾千幾萬隻忠實的做工的手挖掘防坦克壕、戰壕、掩蔽處，泥坑；喧嘩的叢林和森林默默的躺下它們成千成萬株的樹幹，橫在公路上和安靜的村鎮裏，多刺的鐵絲給大小工廠的院子編起籬笆來，鐵絲在我們綠蔭的可愛鎮市的廣場和街道上看來像防坦克的刺蝟。

波加列夫有時會奇怪，他怎麼會這樣容易的突然在幾小時之中切斷了他從前



相信日耳曼民族是奴役全世界民族的首領。波加列夫平常總詳細盤問他們，他們什麼都沒有閱讀過，甚至於法西斯的小冊子和小說；非但沒有聽見過歌德和悲多汶，而且連德國這樣的名人，像俾斯麥，或是軍人中著名的莫里特克，腓德烈大帝，希利芬也不知道。他們只知道他們國社黨區黨部書記的姓名。波加列夫詳細研究德軍指揮部的命令，他在這些命令中指出對於組織的非常才能。德國人有組織的，有計劃的掠奪、焚燒、轟炸，德國人會在戰地的露營中組織空食物罐頭的搜集，會草擬巨大縱隊複雜的行動計劃，千千萬萬的瑣細節目都不遺漏，並且十分準確，用一種機械的準確性執行這些細目。在他們機械地服從、作盲目的鵝步行進底才能中，在那種藉無思想的紀律來羈束的千百萬兵士羣衆的複雜而巨大的行動中，有一種人的自由理性所沒有的卑辱的東西。這並不是理性的文化，而是一種本能的文明，是一種來自螻蛄和獸羣組織性中的東西。人盡言言思思，是在全部時期中，在無數德國信函和文件中，波加列夫只看到兩封信：一封是一個青年婦人寄給一個兵士的，另一封是沒有發出的，一個兵士寄回家去的信。他



在這兩封信裏看到沒有呆板的被動性的思想，與遲鈍的小市民的卑微性無涉的感情，這兩封信裏充滿着對於德國人民所作所爲的罪行而感覺的羞愧和悲哀。有一次他詢問一個中年軍官，這位軍官過去是一個文學教授，這人也是有思想的，是真正憎恨希特勒的。他對波加列夫說：「希特勒並不是人民財富的創造者，而是劫掠者。他奪取了德國人民的勤勉。工業文化，他像沒有開化的強盜，却駕駛着一輛技術科學博士所造的極完美的汽車。」

波加列夫想道：「他們永久，永久不能戰勝我們國家。他們對於瑣碎細節的計算愈是準確，他們的行動愈是數學化，那末他們對於主要事物了解的無助便要愈加充分，他們就將到來的慘局便愈加可怕。他們計劃繁文細節，但是他們却是在平面中思想。歷史發展的規律沒有在他們所開始的戰爭中被了解，並且也不會被本能的和低級完善性的人們所了解。」

他的汽車在幽暗的涼爽空氣中，在曲折小河上的小橋上，在霧氣的山谷中，在反映着巨大八月天上星光的安靜池塘的池畔奔馳着。汽車大聲並不很高的